

# 第一章

聚米堪图，深夜梆鼓，  
历史恩怨。施琅面对“海图”  
读着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……

公元 1680 年(清王朝康熙十九年)是康熙皇帝玄烨平定吴三桂、耿精忠、尚之信‘三藩之乱’的第七个年头。这一年，春天的蕙风，夏天的薰风，秋天的金风挟带着全国各个战场呈送塘报的“哒哒”马蹄声，接连不断地驰入北京，铸造着年轻皇帝玄烨亲政以来的第一个辉煌。朝廷为了张扬平叛战争的声威，适时地摘取塘报中的喜讯佳音，以黄绢作纸，大字书写，制成“告示”，接连不断地张贴于午门东侧道路衢口一架特设的木榜上，供京都黎庶阅览。

——湖南战场，叛乱首恶、自立周国、自称周帝的吴三桂，于前年(1678 年，康熙十七年)八月病死于衡州后，其孙吴世番继位称帝。在清军安远靖寇大将军、贝勒察尼和岳州水师提督万正色的率军反攻下，克长沙，复衡州，水陆夹攻岳州，吴军将领陈珀等人投降，吴军全线溃败，吴世番退守贵州。湖南全境收复。

——陕甘战场：清军抚远大将军图海，带着叛而复降的陕西提督王辅臣进京。王辅臣原是吴三桂手下的总兵官，附吴三桂叛乱，被吴三桂封为平远大将军，曾扰临洮、洮州、河州、兰州、秦州、绥德、延安、定边诸城，大乱陕甘。两年前兵败平凉投降。朝廷赦其叛乱罪，复其原官，加太子太保，树起了一个“招抚”的典范，平息了陕甘叛乱。

——四川战场：清军陕西提督赵良栋、甘肃提督张勇、平凉提督王进宝，分三路挥师入川，与吴军大将王屏藩决战于保宁，王屏藩兵败自杀，清军乘胜进击，收复了顺庆、略阳、成都、建昌、兴安、巫山、夔州、重庆诸城。四川叛乱平息，俘吴军将军以下官员一百多人，现正在押往北京途中。

——浙赣闽战场：附吴三桂叛乱，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的耿精忠（耿仲明之子）在清军康亲王杰书、贝子赖塔的率军反攻下，先败于长乐、饶州，再败于浮梁、乐平、宜黄、崇仁，三败于仙霞关。在清军进逼福州中，势穷投降。现在押往北京途中。受吴三桂、耿精忠“遣使联络”的台湾延平王郑经，率领兵马三万，战船三百艘，在厦门登陆，参加“三藩之乱”，曾占据泉州、漳州、兴化、邵武、汀州、潮州、惠州七府。在清军康亲王杰书、福建总督姚启圣、水师提督万正色率军反攻下，先败于乌龙江，再败于兴化、泉州、汀州、漳州，三败于厦门、金门，全军几至覆没，现已丢弃沿海岛屿，败回台湾。浙赣闽全境收复。

——广西战场：附吴三桂叛乱，自称安远王孙延龄，孔有德的女婿，及其叛将柳州提督马雄已死，马雄之子马承荫降而复叛，已被平南将军、贝子赖塔押进北京，并将在午门外斩首。

——广东战场：附吴三桂叛乱，被吴三桂封为招讨大将军、辅德亲王的尚之信（尚可喜之子）已被康熙皇帝赐死于广州，其亲信叛将广东总督金光祖、巡抚佟养钺已在押往北京的途中。

——云贵战场：清廷已命令定远平寇大将军、贝子彰泰、绥远将军蔡毓荣、勇略将军赵良栋向云贵进军，康熙皇帝同时颁诏招抚

吴军将领胡国柱、郭壮图、夏国相、吴应麟等人最后围歼吴世璠的战斗即将开始。

捷报，接踵而至的捷报，一日一新的捷报，驱散了七年来笼罩京都的凝重沉寂。木榜之前，人山人海，议论之声如涛如潮，形成了康熙十九年北京街头的一大奇观。

捷报，东西南北的捷报，激动人心的捷报，慰藉着年轻皇帝‘殚思焦虑’的壮心，安定着朝廷百官‘莫知所归’的惊心，宽适着京都黎庶‘希冀安宁’的忧心，展现了战乱即将结束的光明前景。紫禁城内的百官，若癫若狂，酒宴连日，弹冠相庆，紫禁城外的黎庶，欢欣鼓舞，鸣鞭放炮，秧歌塞巷，沸腾的北京城迎来了天高气爽的金秋。

就在这金秋九月第三天的黄昏时分，一张白绢大字书写的“布告”贴上了午门木榜，展现在京都黎庶眼前：

台湾奸细朱霖（男，三十五岁）阿鳊（女，十七岁）潜入福建、北京，窃取军情，结交故旧，图谋不轨。赖圣上洪福，被我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将军和平南将军贝子赖塔捕获。该两犯狡滑奸诈，冥顽不化，供词支离游移，包庇同党。现已查明：奸细朱霖，乃台湾海贼巨首刘国轩水师左虎卫陈公飞的参将；奸细阿鳊乃海贼陈公飞留在福建之女。经刑部审讯议决：康熙十九年九月四日辰时一刻，由贝子赖塔和万正色将军监斩，于午门外刑场处以极刑

.....

这是平定叛乱战争七年来在京都第一次张榜杀人，而且将在午门外开斩，这种不是献俘，形同献俘的特殊举动，自然引起了人们的特殊关注和兴趣。当这张白绢黑字的‘布告’映入人们的眼帘，似乎有一股冷森之气凛遍全身，拥挤争看的人群在一阵沉寂之后，骤然哗声腾起，沸沸扬扬，各抒所见：有的诅咒台湾郑经“贼心不死”，有的赞扬赖塔和万正色“办事精明”，有的叫嚷奸细朱霖‘该

杀”有的惋惜少女阿鰲‘冥顽’，有的打听‘海贼巨首’刘国轩是何等人物，有的询问海贼陈公飞的‘左虎卫’是何种官衔，更有几位京都年少，高喊着少女阿鰲的名字，对其腰身、姿色、容貌瞎猜胡扯。突然，一位年近三十岁的锦衣汉子跳到木榜前，指着‘布告’上奸细朱霖、阿鰲的‘罪状’，神采飞扬地高声喊道：

“爷儿们，这里瞧，这‘窃取军情’四字写得明白，可这‘军情’从哪儿‘窃取’，就叫人糊涂了。你我百姓的口袋里有‘军情’吗？朝廷一般官员的袖桶里有‘军情’吗？‘军情’在哪儿，在执掌军机将军们的嘴巴里，在参予军机大臣们的脑袋里……”

木榜前的人们停止了议论，望着‘布告’上‘窃取军情’四字，都愣神犯傻了。

锦衣汉子适时地提高了嗓音：

“爷儿们，再往这里看，这‘结交故旧’四个字写得可是大有文章，台湾奸细的‘故旧’是谁，总不会是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吧，总不会是身居北京城的八旗、绿营将领吧？这些人不是台湾奸细的‘故旧’，而是台湾奸细的‘对头’……”

木榜前的人们似乎一下子通悟了，在唧唧喳喳的议论中，不约而同地把猜度的目标，对准了二十多年来陆续归顺朝廷的原郑成功、郑经的部将，有人竟然喊出了郑鸣骏、周全斌、何义、黄廷、杨富、陈蟒、施琅等人的名字。木榜前的人们一下子神情凝重紧张了：这么多的郑军投降将领住在京都，而且有的已居朝廷内大臣的高位，不正是怀揣‘军情’，为台湾奸细‘结交’的‘故旧’吗？

锦衣汉子看着人群神情的变化，得意地笑了，然后清清嗓音，大声说道：

“请诸位爷儿们再看这十个大字：‘供词支离游移，包庇同党’。这十个字真是妙不可言，请大伙转动心机想想，这‘支离’两字是什么，大概是挤一点，说一点，不成套、不完整，这‘游移’两字是什么？大概是一会儿说这个人，一会儿说那个人，说法不定，讲事太多，这‘包庇同党’四个字才算是说明了要害，可见‘同党’之多，不是一

个也不是两个。我敢担保 明天清晨这一刀下去 准会牵出一群大的奸细来 爷儿们 明天清晨到这儿看热闹吧！”

木榜前的人们附和着、起哄着、喧嚷着、“噢噢”地吼叫着 引得四周街巷里的人群蜂拥而来。

在这片哗声议论、高声猜度、起哄吼叫的人群中，一位身体单薄、面容清秀、着装朴素的年轻学子 神情凝重 沉默不语 目光久久停留在“布告”上。也许他也对这张特殊的“布告”有着特殊的关注，也许他也在琢磨“窃取军情，结交故旧”这八个字中含有的杀机 也许他也在品味“供词支离游移 包庇同党”这十个字的可怕含意，对周围人们的议论、喧嚷和那位锦衣汉子的慷慨激昂，并未特别留心 仍陷于自我的沉思之中 只是在人群中喊出“施琅”这个名字的刹那间 他周身一凜 面色变得苍白 额头的汗珠渗出 滚落在他消瘦的面颊上，他惊恐地向锦衣汉子一瞥，心头不禁一震：这不是都察院给事中孙蕙大人的长公子吗？他急忙低下头颅，转身挤出了人群，沿着大道旁一排落叶的杨柳桑槐，加快步伐，急匆匆地向东走去。落日的霞光照映着他单薄的身影，身后木榜前不停腾起的喧嚷声、吼叫声似乎追赶着他、鞭笞着他，他终于拐进一条北去的胡同，拐入了一片霞光照不到的黄昏阴暗中，在一座门楼高耸、嵌有“内大臣施府”门牌的官邸前 他摆脱了身后那种声浪的追逐 气喘吁吁地敲响了厚重的朱红大门。

门开了 他一阵头晕 体力不支地跌进门里 被年已六十岁的老门人施祥双手抱住：

“二公子 你 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他神情慌张地转过身来 抬起门栓，“咔嚓”一声关上了大门。

老门人施祥惊诧：

“二公子 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老爷在哪儿？”

“在书房。”

“我 我要禀报老爷……”说着 他拔腿向后院书房走去。

老门人施祥急忙追上拦阻：

“二公子，你忘了，老爷在书房，除了六公子世骠奉侍外，是不许任何人打扰的。”

他闻声嘎然而止，转过身来，抓住老门人的双手：

“大伯，求求你，带我去书房见老爷吧！”

老门人连连摇头：

“世纶啊，老爷近年来的脾气越来越坏，这是他定的规矩，我也不敢啊……”

二公子施世纶情急，“扑咚”一声双膝跪倒：

“大伯，灾祸就要落到咱们施府了！”

老门人施祥一下子惊呆了。

内大臣施琅的府邸，是京都六位内大臣府邸之一，也是一座三进屋宇建筑的四合院，其规模的宏阔，气势的宏大，仅次于京都诸王贝勒和四位辅政大臣的王府、相府。十三年前（1668年，康熙七年）朝廷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，以断绝粮食、布疋、铁、钉、油、麻等物，对台湾郑经集团进行经济封锁，企图以此逼迫台湾郑经答应议和，除强令沿海五十里地区居民举家内迁外，并撤销福建水师，尽裁水师兵将，焚毁战船，身为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，被调进北京任内大臣之职。这座庭院就是朝廷对他“隆重优遇”的体现。

这座庭院，和其他五位内大臣的庭院一样，也有堂皇的亭台楼阁，也有彩饰的曲径回廊，也有精巧的假山花园，也有典雅的客厅。但有一处，是京都所有府邸，包括诸王贝勒的府邸，绝对没有的。那就是以后进五间屋宇改作的一座独特的书房。这座书房里最重要的“典籍”，是用绿豆、白米印制的。

在施琅闲居这座庭院的十三年里，紫禁城内的争斗，闹得我死我活，辅政大臣索尼病死，辅政大臣鳌拜专权，辅政大臣苏克萨哈被鳌拜杀掉，皇帝玄烨亲政，鳌拜伏诛，紫禁城外“三藩叛乱”爆发，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陕西、甘肃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浙江等省的平叛战争，打得天昏地暗，可这座庭院里的主人，却

在寂寞安闲地度着这烽火不息、战马嘶鸣的岁月。内大臣的职责，原本就是虚无的“协助领侍卫大臣掌院领侍卫亲兵”原本就是名誉上的“与散秩大臣翊卫扈从”原本就是文字上的“皇帝出巡时的前引”原本就是一种有职无权的安闲啊！

十三年过去了，这座庭院更变得冷清沉寂了，堂皇的亭台楼阁已经陈旧失色，彩饰的曲径回廊已经褪色剥落，精巧的假山花园已辟作菜地瓜架，典雅的客厅已尘漫杯盘，唯有那座独特的书房，却变得更加完备、更加充实、更加精致、更加辉煌了。它是施琅十三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，它是施琅十三年来翻阅历代二十一史，借鉴古今成败和历代名臣名将言行的课堂，它是施琅十三年来精神寄托的场所，它是施琅十三年来才智谋略驰骋的天地，它也是施琅十三年来卧薪尝胆、希冀飞腾的起点。近半年来，施琅的昼夜几乎都是在这座书房里度过的。

老门人施祥带着二公子施世纶，穿过回廊，登上书房门口的台阶，轻轻地拉开房门，刚刚跨进门槛，耳边突地响起一句森厉的喊声：“掌灯。”

这是施琅的声音，声威殄人。老门人施祥胆怯地停步，二公子施世纶惶恐地倚墙恭立。施琅身边一位少年，一声应诺，便轻捷快速地点燃了四周蜡台上的烛火。烛光跳动，眼前突地展现出一片浩瀚碧绿的海洋和海洋中银色的岛屿港湾，四壁变蓝了，书架变蓝了，门窗变蓝了，烛光变蓝了，书房里似乎骤然腾起了隐约的涛声，涛声似乎送来了天风海雨的雄迈壮阔。二公子施世纶瞪目了，老门人施祥口呆了。这是一幅“台湾、澎湖海域图”啊，硬木作框，高出地面一尺，纵约二丈，横约三丈，几乎占据了五间屋宇的全部。这幅“台湾、澎湖海域图”铺绿豆作海洋，堆白米作岛屿，清晰鲜明，一目了然。台湾似一片荷叶，横卧水面，抵浪柱涛。彭佳屿、棉花屿、花瓶屿、龙屿、鹿屿、琉球屿、七星岩、兰屿、绿岛、龟山岛、钓鱼岛似颗颗珍珠，环岛列置，成众星拱月之状，不沉不没，闪光放彩。澎湖似一朵梅花，临流开放。澎湖岛、吉贝屿、白沙岛、渔翁岛、八罩岛若绽

开的花瓣 簇簇生辉 相依相恋 在台湾、澎湖港湾里 排列着用竹枝制作的无数袖珍船只，那是郑军刘国轩的水师，并用半尺长、三寸宽的黄绫插牌 注明着船数和兵力 在澎湖、台湾的岛岸上 散布着密密麻麻的三角形红绸碎片，那是刘国轩构筑的炮台、墙堞，黄绫插牌上注明了墙堞长短高低、炮台的位置、炮型和兵力的多少。我侧一方的海坛岛、南日岛、湄州岛、金门岛、厦门岛、东山岛、南澳岛，从北至南，倚大陆而立，条条红线从港湾伸出，蜿蜒于碧绿海面 通向澎湖、台湾 黄绫插牌上 分别注明着航程水道。

洞悉敌情的海图，克敌制胜的海图，随着敌情变化而不断完善的海图 在烛光的跳动摇曳中 托出了一个波涛汹涌、战帆高扬、烽烟弥漫、杀声嘶吼的战场 也托出了“海图”西侧 高踞坐椅、披衣散发、神情凝重、纵目东眺的施琅。他似乎没有察觉老门人施祥和第二子施世纶的到来，目光如箭，牢牢地盯着波涛汹涌中的澎湖岛。

掌灯少年、施琅第六子、十六岁的施世骠站在父亲身边，焦急地望着老门人和哥哥，几次目视他俩赶快离开，以免因打扰父亲思索而受斥受罚，但施祥和施世纶浑然不知，两颗心都跌入这幅翻滚着烽烟波涛的“海图”里。

二公子施世纶心悟了。他本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在施琅的八个儿子中 以“敏而好学”、“苦节自厉”而得到施琅的喜爱 因其自幼多病 体弱单薄 施琅禁其接触兵事 也禁其进入这座书房 以免分散心力 影响学业上的长进。今夜 他第一次闯进这座书房 就被这幅“海图”吸引了 而且很快通悟了这幅“海图”的奇特和珍贵。这就是父亲十三年来心读手著的“典籍”啊 这是一部天书 这是一部大书，这是一部活书，也是一部亘古以来只能用心解读的奇书。可父亲这颗苦心、恒心、用心、忠心 朝廷理解吗 皇上理解吗 贝子赖塔和都察院弄笔舞墨的大人们理解吗？十三年来忍辱负重的父亲啊！他抬头望着神情专注、把全部心血才智投入眼前这片海域的父亲，眼湿鼻酸了……

老门人施祥一颗苍老的心发热振奋了，他原是施琅身边的一

名亲随，跟随施琅在海风海浪中跌滚了二十多年，他了解这条条红线标出的条条水道航程对扬帆行船的重要，他清楚掌握敌情对生死搏斗的重要，他更明白施琅眼前所作所为的重要，这一切都关连着千万水师兵将的生命，都关连一场海战的胜负啊！昔日海风海浪中的火热生活，似乎一下子健壮了他的躯体，搅热他的心肠，骤然间觉得自己年轻了，他笑咪咪望着年已五十九岁的施琅，似乎也变得年轻了。是啊，那健壮伟岸的身躯，仍带着海风海浪锤炼出的剽悍；那棱角分明的脸庞上，仍带着海风海浪雕凿的威严；那浓黑如剑的双眉，仍带着海风海浪凝成的英气；那炯炯环睁的眼睛里，仍带着海风海浪激发的刚烈；那紧闭稍垂的唇角，仍带着海风海浪存留的狂傲；那双着地有力的脚板，仍带着海风海浪摇撼不动的坚定。老门人施祥似乎回到了过往的年月，进入了当年亲随的角色，以亲兵独有的相知和骄傲，护卫着主帅进攻的凝重思索，注视着主帅思索中的神情变化，等待着主帅的最后决策，倾耳等候着主帅即将发出的军令。他此刻紧紧抓住施世纶的一只手腕，暗示二公子“莫要作声”施世纶在对父亲的一贯敬畏中领悟了紧紧咬住了牙关。施祥的手越握越紧，握紧了施世纶衔在牙齿舌尖的“木榜布告”，也握紧了这座书房里烛光燃烧的宁静。

在这宁静得沉重、宁静得死寂、宁静得慑魂销魄的紧张中，施琅久久审视澎湖的目光锃亮、急切、进逼和高度凝聚，整个的身形气质也变得全神贯注，重心高提，两肩张耸，气息凝屏，势欲腾起，似鹰鸢翱翔俯视已发现猎物，似黑豹伏卧待击已盯住了目标。施祥的心一下子提到了胸口，他知道，主帅已窥见了敌阵薄弱的要害，已到决策的关键时刻，该作出战船进攻的安排了。果然，施琅的目光从澎湖慢慢地移动，移向波涛翻滚的海洋，移向湄州岛通向澎湖的水道，移向晋江湾通向澎湖的水道，移向金门岛通向澎湖的水道，移向铜山港通向澎湖的水道，并在铜山港通向澎湖蜿蜒的红线上停留下来，紧皱眉头地沉思着。施祥的目光也随着主帅的目光移动，当看到主帅的目光在铜山港通向澎湖的水道上不移不离时，他

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 这条水道 暗礁密布 非技高航手不敢航行，且春秋之际 南风少有 额头上的冷汗涌出 着实为主帅即将作出的决策担忧了。突然，施琅的目光抛开了铜山港，一下子跳落在金门岛，并随着金门岛伸出的红线直射澎湖。施祥精神一振，几乎喊出声来 他看得明白 主帅决策已定 要乘北风进攻澎湖了 接着便是拍膝而起 调兵遣将 发号施令 他睁大眼睛 挺起胸脯等待着，谁知主帅突然长吁一声，气消神散，颓然闭上眼睛。施祥的一颗心随而下沉 全身失力 骤然间明白了主帅此时的所在 闲居京都 手下无兵可调，无将可遣，身边只有自己这样一个亲随，已是老而无用了。他紧握施世纶手腕的手，颓然散开，无力地垂下。施世纶却如得到解脱 跨步向前 突然跪倒 发出了一口急切的呼叫：

“父亲 儿有事禀报……”

施琅猛地睁开眼睛，眸子一瞥，发现了跪地的二儿子，霍地站起来 怒气冲腾 正要发作 老门人施祥急忙跨步向前 以当年亲随之礼单腿跪倒在施世纶身边，声音怆楚地拱手禀报：

“将军 二公子要禀报的事 也是重要军情啊……”

年老亲随的出现和年老亲随亲切的军礼、怆楚的神情和怆凉的话语，一下子触动了施琅心底十三年来积郁而成、莫名其妙的愁结，突然预感到一种不祥的降临，竭力压抑着心头升腾的怒火，怒视着不听训示、不专学业、闯入书房的施世纶 坐落在椅子上。

施琅落座了，施世纶高声禀报了：

“父亲，五天前来过咱家的那个福建女子阿鳗，已被贝子赖塔逮捕。朝廷今日傍晚在午门外贴出布告，说那个女子是台湾的奸细，明日辰时一刻将在午门外问斩……”

施琅头脑“嗡”地一震 急剧地思索着 这个名叫阿鳗的女子五天前确实来访过，她是台湾水师左虎卫陈公飞遗留在福建厦门的女儿，难道台湾郑军将领的女儿就一定奸细吗？……

施世纶似乎发现了父亲目光中的惊诧和疑虑 昂起头颅 接着禀报：

“父亲，朝廷布告写得清楚，台湾奸细阿鳗的罪状是‘窃取军情 结交故旧 图谋不轨’并派贝子赖塔和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将军监斩……”

施琅突然感到事体的蹊跷：万正色任福建水师提督，何时回到北京？又为何临刑监斩？贝子赖塔虽为八旗驻福建的平南将军，但对台湾郑经 怯于海战 热中“招抚”，怎么也充任起临刑监斩角色？阿鳗‘窃取军情’、‘结交故旧’的罪状，分明是对着自己来的。陈公飞原是自己昔日在郑军时的同僚，十三年前自己任福建水师提督时，为贯彻朝廷“招抚”郑军将领的方略，曾拜访陈公飞，遣留在厦门的妻子蛟娘和这个当时只有三、四岁的女儿阿鳗，也曾对其母女二人进行过周济安抚。难道这十三年前的往事，不仅成了贝子赖塔认定的“故旧”，而且骤然演化成奸细举止上的“结交”了！噢，想起来了，那天来访的阿鳗，在谈了故乡十三年来的变化之后，曾提出要自己帮助搭救一位被万正在将军在厦门逮捕的台湾客人，这也许就是“窃取军情”、“结交故旧”、“图谋不轨”的全部内容吧。可惜当时在阿鳗捧出一封书信要开口诉说原委的刹那间，就被自己断然地拒绝了，既未询问那位台湾客人的姓名，又未询问那位台湾客人因何被捕，推开了阿鳗捧来的那封书信，封住了阿鳗话未出口的嘴巴。请那个女子离开了……■

站在施琅身边的施世骠，听到阿鳗‘窃取军情 结交故旧、图谋不轨’的罪状后，脸色一下子就变得苍白：那人父亲之命，送来访的那个女子阿鳗离开宅邸，在大门之外，阿鳗失望悲切地跪倒在地，拿出一封书信，说是故乡一位老人问候父亲的，要自己亲手恭呈父亲，自己当时望着阿鳗秀美的容颜、哀愁的眼睛和晶莹的泪珠，心软了，收下了。在阿鳗的背影消失在胡同拐弯处之后，就又后悔了。五天来，父亲居书房不出，沉默寡言，心绪不好，自己不敢上呈那封书信，怕受责受罚，便一直压在自己的睡枕下，准备在父亲高兴的时候呈交父亲。难道那封书信就是阿鳗‘窃取’的‘军情’？就是阿鳗‘结交故旧’的证物？他的心惶恐不已，自己闯下大祸了……

施世纶望着沉默不语的父亲，继续禀报着：

“父亲与阿鳗同时问斩的还有一个台湾奸细名叫朱霖，布告上说朱霖是陈公飞手下的一员参将，是万正色将军在福建厦门捕获押进北京的……”

施琅心头一凛，立即感到这一事体的严重可怕。阿鳗、朱霖、陈公飞、贝子赖塔、万正色几个人的身影在他的心头闪现打转，并迅速形成了一个互相牵动的网络：朱霖就是阿鳗要求搭救的那个台湾来客，贝子赖塔逮捕阿鳗也许就是这个网络中最关键的一环，其矛头也许就是指向自己。他忽然想起三年前长子施世泽、侄儿施明良在福建海澄战斗中兵败被俘，郑经“优容厚待”的传闻，心里着实有些紧张了……

此时，施世纶惶恐激昂的禀报，恰好击中了施琅心底的紧张：

“父亲，现时午门外木榜前人群聚集，愤情激昂，都察院给事中孙蕙大人的长公子借机煽风点火，声称明天辰时一刻午门外刑场一刀下去，将从归顺的郑军将领中牵出一群大奸细来！父亲，儿担心三年前大哥世泽，堂兄明良在海澄兵败被俘的事，为朝臣所用啊……”

施琅猛地双手击椅，双目环睁，眉发张耸，大手一挥，一声怒吼，制止了施世纶的禀报：

“走开！都给我走开！”

紫禁城神武门门楼上的二更鼓声恰在此时敲响，低沉的鼓声撞击着施琅的心，他身靠椅背，目光变得黯然失神，刹那之间，似乎衰老了许多。

施世纶、施世骠、施祥都在二更鼓声悠长的颤动中离开了，带走了搅动这间书房的一切生气，消失了六子施世骠轻捷快速的身影，消失了次子施世纶惶恐急切的声音，消失了年老亲随施祥找回的年壮时的英姿豪情和衰老的情谊忠诚，连眼前这片海洋和海洋中的岛屿，也消失了喧闹的声威、翻腾的狂放和砥浪柱涛的魅力，留下的只是一片窒息一切生气的寂寞和一片白惨惨、空落落的烛

光。瘫倚在木椅上的施琅，目光呆滞地望着眼前的“海图”，不再是读海洋、读水道、读澎湖港湾、读台湾防御、读刘国轩的水师战船、读郑经的特海自傲、读波涛的凶险、读风信的莫测，而是在寂寞的孤独中，望着沉默的海洋岛屿，读着自己，读着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——过去记忆中的酸甜苦辣，现时面对着的险阻难堪，未来希冀中的不可捉摸。

他的目光停落在福建沿海的晋江港，苦涩了，湿润了：

那儿有一个“海图”上看不到的偏僻村落，名叫石狮村。村东头有一间低矮的草屋，就是自己的出生地。童年朦胧的记事，除了海风吹折横卧的林木、海浪漫渍沙化的田野、半亩全家为生的菜圃和因淘气闯祸被父亲几次责打外，只有父亲的赤背劳作、母亲的赤脚车水、雨潦时的菜圃汪水和父亲蹲在屋檐下的哀声长叹、天旱时的菜圃焦黄和母亲倚着水车、望着烈日的泣咽泪流。魂牵梦绕的石狮村啊，你还记得五十年前的那个因淘气闯祸屡遭父亲责打的孩子吗？你还残存着那架母亲赤脚车水的水车吗？你还倾听着母亲泪洒水车的咽泪哭泣吗？

母亲的泣咽声融入了朝夕不息的海潮，母亲的泪水汇入了汹涌澎湃的波涛，淘气的儿子追寻着母亲的泣咽泪水，投入了哭泣的海洋，踏上了“海盗”郑芝龙的“贼船”，闯下了明朝王法不赦的大祸。时年仅十二岁。海洋养育着这个孩子，海风拂抚着这个孩子，海浪陶冶着这个孩子，摇橹、划桨、冲浪、陷阵、厮杀，很快使这个孩子成了郑芝龙喜爱的一位少年海兵。就在这一年，侵占台湾的荷兰人，以五十艘铁皮船组成的舰队，侵扰厦门，福建巡抚邹维琏招抚郑芝龙为先锋，反击荷兰舰队的入侵，金门海面的一场海战，打了两夜，郑芝龙以四十艘木船的劣势，击沉荷兰船五艘，俘获一艘，赶走了入侵者，从而去掉了头上“海盗”的帽子，成了明朝的都督同知，后又擢任为总兵官、南明弘光政权的南安伯、南明隆武政权的平国公。这个孩子，也随而去掉“王法不赦”的贼名，成了郑芝龙手下一名熟知风信、水性、楼橹、伍阵的年轻游击。

海洋毕竟是神秘的。波涛是海洋的生命，是海洋的灵魂，是海洋力量的聚集，是海洋意志的展现，一会儿把人托向浪尖，一会儿把人抛向涛谷，一会儿使人变成鬼，一会儿使鬼变成人。这种怒海沉浮，荣辱辱辱，生生死死的必然和偶然，在一个总角少年心里，只是一种无知的茫然和纷乱年月无奈的机遇……

施琅茫然无奈的目光，沿着弯曲的海岸，慢慢地向南移去，回溯着自己生命旅途中的浪尖和涛谷，触目惊心的南澳岛撞击着他胸中的波澜，搅动了三十多年来一直难于忘却的辉煌和悲哀。这辉煌带着一种泯而不灭的情义，这悲哀带着一种泯而不灭的仇恨，这种情义和仇恨的交加煎熬，铸造了他三十年来难以摆脱的痛苦：

南澳岛，难忘的岛屿，与郑成功结识的岛屿。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十一月，清军征南大将军博洛率领大军由浙入闽，直逼福州。身为南明隆武朝廷平国公的郑芝龙，不思抵抗，尽撤仙霞关守军，拥兵泉州，意欲投降清军，其子郑成功以“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，若凭险设伏，收人心以固其本，兴贩各港以中其饷，选将练兵，号召不难。夫虎不可离山，鱼不可脱渊，离山不威，脱渊则困，愿父思之”而痛哭谏止。郑芝龙则以“甲申之变，天下鼎沸，亦秦失鹿，故清朝而得之……乘其招我，全军归诚，弃暗投明”而自辩。执意去福州投降了清军统帅博洛，致使南明唐王朱聿键逃亡汀州，被清军将领李成栋捉获杀害，郑成功的生母翁氏亦在泉州安平镇老家遭清军奸污自缢。郑成功毅然与郑芝龙断绝了父子关系，在泉州丰川镇孔庙祝告先师孔子说：“昔为儒子，今为孤臣，向背去留，各有作用，惟先师昭鉴之。”遂焚烧儒服，穿上铠甲，宣言“背父救国”。与陈辉、张进、陈斌等九十余人乘船潜往南澳岛，仍奉南明唐王隆武年号，公开举起抗清复明的旗帜。自己闻讯，敬慕其血性胆气，遂与弟施显率领所部兵卒五百至南澳岛，投入郑成功麾下。这一天是十二月五日。那天中午时分，天气晴和，水天一色，船抵南澳，郑成功迎接于滩头。初次相晤，相见恨晚。时郑成功年仅二十二岁，身躯颀长，英俊洒脱，神采飘逸，举止沉稳，谈吐清爽，志高意坚，也许其

父叛母亡的痛苦折磨，眉宇间有着一层浓重的积郁和杀气，虽年少自己三岁却有儒雅统帅之风。之后南澳募兵、会将吏盟、组建军旅、设立镇协、筹划方略、制船练兵、移师鼓浪屿、出战征伐，所思相同，所谋皆合，遂成手足之谊、兄弟之欢，并以左先锋镇之职付自己，以接剿左镇之职付弟弟施显，倚恃之重，全军少有，信任之殷，超逾骨肉。五年间，攻破海澄、泉州、同安、诏安、惠来、潮阳、厦门、金门、漳浦、漳州诸城，拥有兵力二十万，战船一千余艘，声势大振。清廷震惊，着郑芝龙致书遣使招抚，郑成功以“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”之语拒绝，进一步断绝了父子之情；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致书遣使嘉勉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，郑成功依永历年号发号施令，以示复明的决心；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郑鸿逵、郑联、郑彩、张名振、张煌言等皆致书遣使结盟，郑成功一跃而成为闽浙抗清复明的盟主。在这辉煌的岁月里，自己的左先锋镇，成了郑成功的铁拳。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十一月的云霄镇战斗，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二月的和平寨战斗，七月的石桥战斗和九月献吕蒙赚荆州计，攻取厦门的战斗，成就了自己“多谋善断”、“战功卓著”、“郑军铁拳”的名声，威重于诸镇，也助长了自己暴烈狂傲、孤志独立，既不肯苟全，也不能弥缝的劣性，遂招致了终生摆脱不掉的大悲大哀……

南澳岛，难忘的岛屿，与郑成功决裂的岛屿。那是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的正月初四日，郑成功由潮阳来到南澳，把一个关于全军举止的重大方略摆在诸镇将军的面前。清军孔有德、尚可喜、耿仲明率领的大军，分别由湖南、广东进发，钳击永历朝廷的所在地梧州；永历朝廷的庆国公陈邦傅与朝臣马吉翔、王化澄专擅朝政，制造内乱，袭击、逼走了支撑永历朝廷的主将高一功和李来亨；当时梅岭、广州、桂林已经失陷，梧州孤悬，永历皇帝朱由榔朝不保夕，特派提塘黄文携旨前来，颁诏勤王。面对着要不要应诏勤王这个重大战略问题，诸镇将领默而不语，郑成功噙泪而语：“我家世受先帝厚恩，捐躯报报，今有旨吊师，虽越山逾海，义当趋赴，岂暇谋及身家。”诸将闻言，皆激昂以应，拥护应诏勤王，兵发梧州。唯自己

默然：这是明智的决策吗？永历皇帝已年近三十岁，却是一个皇室里长大的软胎，且永历朝廷植党相争，腐败混乱，畏敌如虎，居无定所，身为东阁大学士兼理戎政的丁魁楚，不理兵事，却热中敛财，已于前年在清兵攻打肇庆时，丢弃皇帝携厚资逃跑了；皇帝信任的庆国公陈邦傅，今天借高一功、李来亨之功以邀功，明日诬高一功、李来亨之罪以取宠，携着皇帝年年逃跑，听说已“跑”得了一个“秦王”的爵位；吏部右侍郎、东阁大学士瞿式耜听说是一个好人和贤人，屡屡谏阻皇帝逃跑，主张整顿朝廷，联合大顺军余部急图进取，可皇帝根本不听，可惜已在三年前保卫桂林战斗中为清兵所杀；今日千里远征，为了一个根本扶不起的天子厮杀拚命，划得着吗？再说，我军多系水师，长于海战，今弃长就短，舍海而登陆，与以骑射为本的清兵决战，能操胜券吗？万一勤王失败，这五年来经营的老本地盘就全没有了。战场厮杀，两军决战，来不得半点疏忽啊！遂于翌日清晨，入见郑成功，因勤王之事已决，且涉及统帅威令，只能委婉进言：“勤王之事，是臣子的本分，但施琅昨夜得一梦，西行似大不利，乞延平王审慎思之。”当时的郑成功，虽无一语相斥，但目光之所含，分明是失望、猜疑、痛苦所交织而成的冷漠，冷漠得使人难堪啊！就在“入见谏言”的第二天，郑成功下发了命令，命自己将左先锋印信兵权移交副将苏茂，支身回守厦门，听其叔郑芝豹、郑芝莞、郑鸣逵调遣。一场“手足之谊”、“兄弟之欢”的相倚相重就此停止了、结束了。

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三月，“黜退不用”的事情发生了。时清军总兵官马得功借郑成功勤王兵马赴粤驻大星岛，厦门防务空虚之机，渡海进攻厦门，水陆失守，基地动摇，郑芝豹助敌运兵，郑鸿逵与敌通好，郑芝莞弃厦门船运金银珠宝而逃，自己不避艰险，以无职无权之身，仅率随员陈燠、郑文星等数十人，夜袭马得功大营，杀败马得功，扭转了危局，并与清兵周旋于厦门、金门海面，等待郑成功勤王大军返回，夺回厦门。郑成功在进入厦门的行赏中，以族兄郑泰守金门，以洪旭守厦门，以陈豹守南澳，以陈朝栋为后锋镇，对

自己，不仅没有恢复原有的左先锋镇的职位和兵权，反而拔其副将为左先锋镇，只是以赏银三百两和“再募兵，许授前锋镇”八字敷衍。“再募兵”分明是一种苛求和拖延。“许授前锋镇”则是明白无误地降职使用啊！

顺治八年（1651年）四月，“后劲镇陈斌叛逃乃施琅欺压所致”的言论传开了。陈斌是郑成功的爱将，身大十围，力举千斤，作战勇敢，职后劲镇，在郑成功征服粤东南的战斗中立有大功。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十一月，陈斌叛逃投降清军，据说陈斌在叛逃时留一密札给郑成功，阐述叛逃之因：“施琅兄弟俱握兵权，每有跋扈之状，动多倚兵凌人……”言外之意，为施琅势重兵多的欺压而走。传言醒人啊，看来与郑成功关系的恶化，除在“勤王”上的重大分歧外，“施琅兄弟俱握兵权”、“动多倚兵凌人”也许就是郑成功“黜退不用”的真正原因了。四月二十三日，自己上书郑成功，“启请为僧”以求退保，并揣其心机。四月二十八日，弟弟施显转述了郑成功的一句回答：“郑成功无能作伤恩事”。无能作伤恩事，不就是已想到“作伤恩事”吗？

导致与郑成功公开决裂的“曾德事件”恰在此时发生了。曾德是自己的亲随，和亲随施祥一样，都是自己从家乡带出来的。曾德时年二十三岁，聪明机敏，武艺高强，看到自己已失势落魄，怕影响其前程，便去郑成功处“求拔亲随”。郑成功慨然收留。自己闻知大怒，恨曾德的另攀高枝，恨郑成功逼迫太甚，即出令箭由施祥带人去郑成功大营将曾德拿回，并立即斩首，从而铸成了悔恨终生的大错。五月二十日，郑成功令出：着廖达持令箭催弟施显赴提调商议军机，显至船上，即被捆绑幽禁；着亲随黄昌持令箭围捕家父大宣公及其家眷；着右先锋黄廷和亲随陈公飞持令箭追捕自己，自己在副将苏茂的帮助下逃脱，父亲大宣公、弟弟施显、堂弟施福，均被郑成功斩杀于南澳岛滩头……

施琅似乎不敢再睹南澳岛那片血染的滩头，闭上了泪湿的眼睛，默默吞噬着这南澳岛给予自己的辉煌和痛苦：